

周启超 主编

浙江大学"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中心" 著

外国文论 与比较诗学



第五辑

非外借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周启超 主编

浙江大学"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中心" 著

外国文论 与比较诗学

第五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 第五辑 / 周启超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308-18626-1

I. ①外… II. ①周… III. ①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研究②比较诗学—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4329 号

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第五辑)

周启超 主编

责任编辑 唐妙琴

责任校对 虞雪芬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60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626-1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浙江大学中文系双一流建设经费资助

主编絮语

对世界文学理念的反思与新探,可谓二十一世纪以降近二十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一大前沿热点。我们看到:法国学者在追问“世界文学”在哪里?美国学者在谈论何谓“世界文学”?德国学者在进入“世界文学”这一理念之原点的梳理;比利时学者在探讨“世界文学的名称与实质”。我们看到:以“世界文学理论”为主题的暑期学校已先后在北京、波士顿、香港、伊斯坦布尔、里斯本等地举办。我们看到:《世界文学论争》《世界文学指南》《理论视野中的世界文学》《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适性之间的张力》这样的文集在陆续出版;“世界文学的定位”“世界文学的中心与边缘”“世界文学的生成机制”“进入世界文学的路径”已成为今日国际比较文学界在热烈探讨的理论话题。

对这些问题,自然是面面俱到的。

有普通读者心目中的“世界文学”,也有历史学家、政治家心目中的“世界文学”。

有作家在阅读的“世界文学”,也有文学批评家在讨论的“世界文学”。

有文学翻译者、出版者在生产的“世界文学”,也有文学史研究者、文学理论研究者在梳理、考察的“世界文学”。

大学课堂上如何讲授“世界文学”?文学教科书编撰者如何编写“世界文学”?

这又是“世界文学”教学与研究园地一线耕耘者必须认真思考、认真面对的。

对这些问题,可以多维度观照,也应当多层面思考。

先来看看“世界文学”的体量。

一些学者主张,“世界文学”即全世界所有的文学,世界文学史即各国文学各自历史的集成。例如,苏联八卷本《世界文学史》(1983—1991)。

另一些学者则主张,“世界文学”即各国文学中最优秀的总和。例如,捷克四卷本《世界文学》(1984—1987)。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世界文学”即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学中相关或相似的那些作品在超越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交流中实现的“文学间共同体”;维持“世界文学”运转的并非文本的全球流通,而是文本在特定区域内的交换。例如,以自然区域为源头,有作为世界文学的“中欧文学”“地中海文学”“拉丁美洲文学”;以文化基因为纽带,有作为世界文学的“斯拉夫文学”“英美文学”;以语言为媒介,有作为世界文学的“华文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英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等等。

更有一些学者认为,“世界文学”特指已经取得“正典”地位的作品,其意义超越了所属具体时代与民族文化的作品,是走出原生语境而在异国他乡被翻译被阅读被接受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论作为“世界文学”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法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俄罗斯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英国文学、德国文学、美国文学、印度文学,等等。

再来看看“世界文学”的构成:

可以说,“世界文学”就是那些超越国界的文学作品;

也可以说,“世界文学”就是那些在原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

可以说,“世界文学”就是那些通过翻译而存在,由译者造就的文学作品;

也可以说,“世界文学”就是那些跨语言跨国界跨文化旅行中的文学作品。

这些界说,表述不同,其定位却是相通的。它们均将“世界文学”看成一套文本,一套经典文本。譬如说,从《荷马史诗》到卡夫卡的《变形记》这一套“正典”集成。

这些提法,可谓“世界文学”构成上的“实体说”。

有别于这种“实体说”,在“世界文学”的构成上还有“模式说”与“关系说”。

“模式说”看重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学之间的流通,而提出将“世界文学”看成一种阅读模式,一种客观地对待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世界的一种方式。

“关系说”则强调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而认为“世界文学”是一种多维的网状关系,一种在发生、在建构的文学关系。理解作为关系的世界文学,就要关注其生成性、过程性。

相对于“实体说”,“模式说”与“关系说”其实都是在提倡在“世界文学”的构成上要注重观照视界,注重主体立场;要关注“世界文学”在生成,要看

到“世界文学永远在路上”；要看到“世界文学”这个共和国内“首都”与“边疆”远非一成不变；“世界文学”其实就是一个国际间文学互动之“网”，民族间文学博弈之“场”；“世界文学”是不同国家的文学资本彼此角力的舞台，是不同民族的文化资本相互较量的平台。

这就涉及“世界文学”的空间。

有学者主张，“世界文学”是一个累积性整体，要达到完整性就要在清单上不断加入新的民族，将其纳入文化宝库目录之中；有学者将“世界文学”看成一个整全的结构，是一个在时间中流变发展的文学空间；这个空间拥有自己的“中心”与“边缘”。从“边缘”进入“中心”是要讲究策略，要选择路径的。“文学翻译”在这里是工程师。但远离“中心”的文学并不注定会“落后”，处于“中心”的文学也不一定必然就是“现代”的。文学资本的积累有自己的机制，文学空间的运作有自己的机理，相对于经济世界、政治世界，文学世界拥有其有自身的独立性；有学者主张，在“世界文学”大家庭里，不同的民族文学具有平等价值，不同的民族文学具有普遍的共通的审美和价值判断标准。我们认为，正是基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学之中所展现出来的共通的审美价值，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与沟通才有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维系才有可能。对文学本位的坚守，对文化多元的提倡，是“世界文学”生态健康的基本保障。“世界文学”之建构不应也不可能是某一经济大国或某一军事强国独有的专利。

这就涉及“世界文学”的版本。

“世界文学”概念本身就预设了人类具有相同的资质和能力。“世界文学”之猜想必然是永远开放的、多声部的话语实践。“世界文学”之指南也必然不是某一国学者的特权；有关“世界文学”的论争已然是众声喧哗。“世界文学”的读本不应当只有一个诺顿版。19世纪与20世纪里，“世界文学”的版本就已经不是单一的。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学者尼古拉·康拉德曾提出“文艺复兴”的另一个版本“东方文艺复兴说”：作为一场以重建传统为起始的社会文化革新运动，“文艺复兴”的策源地并非意大利，而是公元8世纪的中国。最初出现于中国的“文艺复兴”，“旅行”到伊朗，之后才传播到欧洲。这是不是康拉德这位苏联东方学家与比较文学专家为了同西方对话而制造的一个“神话”？新近有学者梳理这一“东方文艺复兴说”之源头，认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学者、瑞士学者、德国学者的著作；恰恰是一位德国汉学家提出中国的唐宋时代一如欧洲的文艺复兴。1966年，法国著名汉学家与比较文学学者艾田蒲提出：是否应该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1974年，瑞士学者弗朗西斯·约斯特在其《比较文学导论》中专门探

讨“世界文学的含义”;1976年,苏联学者伊琳娜·涅乌帕科耶娃推出专著《世界文学史: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的课题》;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学者D.杜里申写出著作《世界文学是什么》,提出“文学间性”理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理论建构空前活跃。世界文学理念的原点之勘探在纵深,世界文学理论空间在拓展;法国学者在探讨“世界文学在哪里?”,在勘探“文学世界共和国”的结构;美国学者在探讨“什么是世界文学?”“如何阅读世界文学”;英国学者在探讨世界文学研究方法,即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看作围绕着多个轴心组合而成的话语结构,它主要指向时间、空间、语言和自我观察;德国学者在关注“世界文学的理念:历史和教学实践”,在梳理歌德之前之后的“世界文学”理念演变,提出“世界文学”处于读者、作者、文本、系统这四种关系之中。“世界文学”的版本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远非不证自明的;有美国版的“世界文学”,也有法国版的“世界文学”,德国版的“世界文学”;有英国版的“世界文学”,也有俄罗斯版的“世界文学”,意大利版的“世界文学”,匈牙利版或捷克版的“世界文学”;自然,也有我们中国版的“世界文学”。

看来,“世界文学”不仅仅是通常人们所以为的那种世界文学名家荟萃名著集成;“世界文学”其实是一种在时间、空间上变化不定的建构活动,也是一种在体量与构成上不断积累不断丰富的生成过程,更是一种自有机制、自成系统、永远开放且以多声部而展开的话语实践。“世界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正是面对千姿百态、丰厚多彩的文学间话语实践的多样性、跨文化性,来实现其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跨文化交流与沟通的文化使命,来发挥其形塑人类灵魂而培育并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功能。

可以说,国际比较文学界有关“世界文学”的最新探讨,已成为一种多声部的话语实践。

新一辑《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坚守以我为主,胸怀世界,“多方位吸纳,有深度开采”的立场,重点译介国外学者在“世界文学理念”上之多声部的反思与新探,以期推动我们中国学界的世界文学理论建设与世界文学建构实践。

目 录

前沿视窗

施略策 1773 年首创“世界文学”概念

..... [德]沃尔夫冈·沙莫尼,贺 骥 译(003)

世界文学的定位 [英]加林·吉汉诺夫,杨建国 译(015)

高尔基与世界文学观 [俄]奥尔加·舒甘,孙 烨 译(031)

作为文学间性和文学间进程的比较文学

..... [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刘 丹 译(044)

作为比较文学家的巴赫金 [俄]谢尔盖·森津,周 露 译(054)

叙事学的斯拉夫摇篮

——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到穆卡若夫斯基的“语义手势”

..... [德]沃尔夫·施密德,陈 涛 译(062)

理论旅行

托多罗夫在中国的译介历程(1979—2017) 刘娟娟(075)

雅各布森“语言学诗学”批评实践在美国与中国 刘 丹(087)

扬·穆卡若夫斯基文论的跨文化之旅

——以俄罗斯、欧美及中国的接受为例 朱 涛(100)

名篇新译

世界文学的语文学 [德]埃里希·奥尔巴赫,贺 骥 译(115)

艺术价值与美学价值 [波兰]罗曼·英加登,张振辉 译(125)

佳作评点

文化与宗教的纠结

——评伊格尔顿《文化与上帝之死》…………… 马海良(141)

如何区分历史和故事?

——从厄拜特的《论历史与故事》说起…………… 钱 翰(146)

文学与哲学的关系

——评《文学的思考形式》…………… 何莲花(151)

文学的哲学把握

——《作为事件的文学》导读…………… 丁国旗(155)

名家访谈

张振辉先生谈波兰文论汉译与研究…………… 张振辉 周 静(163)

胡经之先生从开拓文艺美学到提倡比较文艺学

——胡经之教授访谈…………… 胡经之 李 健(172)

人文主义:殊途同归

——托多罗夫访谈…………… 托多罗夫 刘娟娟(182)

学界动态

建构世界文论话语体系中的中国路径

——“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当下外国文论
前沿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 吉首大学(191)

第十六届“国际巴赫金学术年会”综述

…………… 韩 蒙(195)

“中欧文学理论及其在世界的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高树博 秦佳阳(200)

新书简介

汉语文论新书简介…………… 任 昕(207)

英语文论新书简介…………… 马海良(212)

俄语文论新书简介…………… 周启超(214)

德语文论新书简介…………… 徐 畅(220)

作者与译者简介…………… (225)

前沿视窗

施略策 1773 年首创“世界文学”概念*

■ [德]沃尔夫冈·沙莫尼 著 贺 骥 译

人们普遍认为歌德是“世界文学”一词的首创者(他于 1827 年创造了这个复合词),^①是他推动了知识界对这个概念的讨论。1985 年,汉斯·约阿希姆·魏茨在《阿卡迪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他在文中指出维兰德先于歌德(在 1790 至 1813 年)在他的一则手记中已经使用了“世界文学”一词,^②但维兰德在那时所用的这个词的意义(贺拉斯时代罗马文雅的社会阶层之“博学淹通”)已被今人遗忘。因此歌德继续被视作“世界文学”这个词和这个概念的真正发明者,尽管这个概念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遭到了文化市民阶层的曲解,但在今天还是有人重新发现了其“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独创性与现实意义。^③

事实上“世界文学”一词在文献中的最先出现要早于歌德五十多年。1773 年,哥廷根和哥达的约翰·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出版社推出了哥廷

* 本文原标题为“Weltliteratur”—zuerst 1773 bei August Ludwig Schlözer,译自 *arcadia* Band 43 (2008) Heft 2, pp. 288—298。文章作者沃尔夫冈·沙莫尼(Wolfgang Schamoni, 1941—)是德国的日语文学学者,海德堡大学东方学系系主任。

① 1827 年 1 月 15 日,歌德在其日记中首次使用了“世界文学”一词。引用率很高的是 1827 年 1 月 31 日歌德对艾克曼所说的话:“民族文学在现在已没有多少意义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每个人现在就应该为加速它的到来贡献力量。”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所有言论被弗里茨·施特里希列了一张清单,详见 Fritz Strich, *Goethe und die Weltliteratur* (1946), Bern, 1957, pp. 369—372。

② Hans-Joachim Weitz, “Weltliteratur” zuerst bei Wieland, in *arcadia*, N. 22, 1987, pp. 206—208.

③ Manfred Koch, *Weimaraner Weltbewohner. Zur Genese von Goethes Begriff “Weltliteratur”*, Tübingen, 2002.

根历史学家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略策(1735—1809)^①的一本小书《冰岛文学与历史》。该书第二页上有下列表述:

中世纪的冰岛有一种独特的冰岛文学,除北欧外大多数人还不了解它,但它和这个黑暗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爱尔兰、俄罗斯、拜占庭、希伯来、阿拉伯与中国文学一样,对全部世界文学(die gesamte Weltliteratur)非常重要。

我在此介绍施略策的言论,这绝不意味着我的介绍是一种“发现”。早在1920年,波兰的日耳曼语文学学者齐格蒙德·封·伦姆皮基^②在其著作《从古代到十八世纪末德语文学史》中完整引用了我在此介绍的片段,然而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的发现。虽然这本书于1968年在格廷根再版,^③但是这段引文似乎已被人遗忘,^④大概因为作者是在书中论“历史学与历史研究”那一章里援引施略策的,并且他没有明确指出这段引文也许就是“世界文学”一词的最早证据。

施略策的小书(前言除外)由三个独立的部分组成,三部分的标题如下:(1)关于冰岛文学的准备性报告,着重论述《埃达》;(2)伊勒论乌普萨拉手抄

① 关于施略策的最新专著,详见 Martin Peter, *Altes Reich und Europa. Der Historiker, Statistiker und Publizist 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 (1735—1809)*, Münster u. a., 2003。这本资料丰富的专著在正文后面附加了一份非常多产的作家施略策的全部书目和大规模的参考文献清单。

② 齐格蒙德·封·伦姆皮基(Sigmund von Lempicki, 1886—1943)于1915至1939年在华沙大学任教授。1943年他被杀害于奥斯维辛。卡罗尔·绍尔兰德的文章介绍了伦姆皮基的学术研究,载 *Deutsch-polnisches Jahrbuch für Germanistik*, N. 1, 1993, pp. 125—149。

③ Sigmund von Lempicki,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bis zum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precht, 1968。1968年第二版是与第一版页数相同的再版,第二版只是增加了索引、参考书目和其他附录而已。“世界文学”引文在该书第418页。该书1920年的第一版也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

④ 约翰·皮泽在《世界文学观念》(John Pizer, *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 Baton Rouge, 2006)一书中指出,“世界文学”一词大概出现在“一位默默无闻的德国作家已佚失或已被遗忘的手稿中”(第11页),关于这个问题,他请读者参阅阿帕德·贝尔奇克的文章(载 *Acta germanica et romanica*, N. 2, 1967),贝尔奇克则说(第6页)这个词出自施略策的著作《寰宇理论观念》(此书名显然有误,该著作的正确书名为《寰宇史观念》),实际上“世界文学”一词并未出现在这部著作中。

本《埃达》，由施略策加以补充；(3)反驳图恩曼先生的三条说明。

首先我简单介绍这三部分。“准备性报告”(第1至34页)的开篇乃是一种联想活动，其全文值得征引：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位周游欧洲的中国人，他在旧货市场或旧书店里购买了一大堆所谓的欧洲文学杰作，然后从这堆杰作中挑选了六本书：一本《诗韵词典》，一本《诗歌格律》，一本《神秘的众神》，一本《作诗法》，一本《便西拉智训》，一张出自许布纳编制的谱系图集的家族谱系图。后来这六本书偶然被他放进了一只箱子里。几百年过后，另一位中国人发现了这六本书，他相信它们属于同一部著作，于是用一个共同的书名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并将其翻译成汉语。他相信家族谱系图里最下方的德国公爵是这六本书的作者，并据此确定它们的写作时间。他认为这套丛书构成了一个由古代欧洲宗教、伦理学、文学和巫术等组成的体系，然后居然把它出版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不真实，那么你可以到史学史中寻找实例，你肯定会找到实例。古代冰岛文学的著名遗产《埃达》的产生过程也许与中国人的做法相同或者相似。^①

施略策是一位有教育天赋的作家(例如1779年他出版了一本《为儿童写的世界历史简编》)，他在小书的开头就诱导读者摆脱他们所习惯的视角。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说明一位现代读者在理解一本中世纪手稿集时会犯什么样的错误。他要求读者想象一下未来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一系列十八世纪的德语文本时会遇到的困难。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读者触类旁通。

这个小小的联想活动构成了这本论著的起点。紧接着起点的是上文引用过的论断：中古有一种独特的冰岛文学。论断之后出现的是编年体的冰岛史纲要，作者对纲要提出了一个简洁的历史分期建议：“第一，从引进基督教至大鼠疫，约三百年。这一时期中叶乃是冰岛文学的黄金时代。第二，从大鼠疫至宗教改革，两百年。这一时期的冰岛人再次默默无闻……第三，从宗教改革至今。冰岛人又充满勃勃生机。”(第4页)施略策指出：“冰岛文学

^①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Isländische Litteratur und Geschichte*, Göttingen/Gotha, 1773, pp. 1—2.

的产生方式,其衰落和再生,还有冰岛人最喜欢处理的各种题材”需要加以“较详细的说明”(第5页)。然后他从冰岛的自然环境、土地的贫瘠以及和遥远国家交往的必要性这三个方面来说明冰岛文学的产生。自十一世纪始,首先有一批冰岛教士出国学习,他们去了埃尔富特、巴黎、罗马和牛津。“那时的法国正处于行吟诗人的时代。古挪威文学与那时的德国、法国、英国文学相融合,于是诞生了一种新文学,即冰岛文学。”(第6页)值得注意的是:施略策没有把冰岛文学描写成古老的、原有的文学,而是将它视作与中世纪欧洲进行各式各样接触的产物。

然后他明确指出,冰岛人“最喜欢的学科”就是“历史学”。他报道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学者对古冰岛文学的再发现。紧接着他呈上了一份关于古冰岛文学的研究报告,报告列举了所有重要学者的姓名,例如挪威人彼得·克劳森,冰岛人托尔莫德·托尔法松(1636—1719),丹麦人彼得·汉森·雷森(1625—1688)和沃勒·沃尔姆(1588—1655),瑞典人沃劳斯·马格努斯(1490—1577)和约翰·约兰松(1712—1769)。施略策批评了其中的几名学者,因为他们把某些萨迦(“纯粹的传奇”)当成了真实的历史。“由此可见,必须对整个冰岛文学进行精确的修正。伊勒先生就对《埃达》做了这种修正工作。”(第14页)施略策所说的伊勒先生指的是瑞典学者约翰·伊勒(1707—1780)。施略策从1755至1758年旅居瑞典,其间他曾师从伊勒。

斯诺里·斯图鲁松创作的《新埃达》的一份手抄本保存在乌普萨拉。1772年伊勒发表了一篇论乌普萨拉本《新埃达》的瑞典语文章,该文构成了施略策小书的第二部分(第35—162页)。施略策校勘性的评论作为脚注出现在小书中。小书的第三部分(第163—202页)由批判性的札记组成,施略策写这些札记是为了反驳约翰·图恩曼(1746—1778)在其专著《北欧民族古代史研究》(柏林1772年版)中对他的著作《北欧通史》(1771)所做的批评。第三部分与本文论题无关,因此笔者不予讨论。

根据斯图鲁松《新埃达》的特色,伊勒的论文对手抄本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他主要探讨了古代北欧的吟唱诗,并给了它一个“无比丰富”的好评。尽管施略策赞扬“吟唱诗人的机智”,但他首先发现了其“浮夸的文风”。施略策在更古老的挪威人那里觉察到了“粗糙而素朴的自然”,但他在冰岛人那里看见的是“遭到一定程度的博学和迂腐玷污的艺术”(第57页)。在一条冗长的脚注(第57—63页)里,他试图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对当时风行德国文坛的三个概念 Skalden(古代北欧的吟唱诗人)、Barden(中古凯尔特人的英雄诗歌诗人)和 Druiden(古代凯尔特人的德鲁伊特教祭司)进行区分。在

确定 Barden 的生活地区时,他犯了他那个时代的错误,他认为 Barden 既生活在古代“盖尔人”(盖尔人即爱尔兰人)中,也生活在日耳曼人中,他将 Barden 称作“卑鄙的流氓”和“街头说唱艺人”。他断言:“Barden 的诗歌与克洛普斯托克和邓尼斯的诗歌不一样,如果我们时代最崇高的诗人们接受了模棱两可的 Barden 头衔,那么这只是表明了他们谦虚和屈尊降贵的态度,或者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第 61 页)。在此需要指出:克洛普斯托克的《颂歌集》于 1771 年在汉堡出版,“格廷根林苑派”于 1772 年成立;米歇尔·邓尼斯的莪相译本早已于 1768 年在维也纳面世。

这本小书在总体上证明了施略策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他要求学者们正确使用历史学术语,进行细致的版本考证和批判性的文献校勘。无论谁对古代文献进行非历史的理想化,他都给予怀疑和嘲笑。他的文学概念明显地融“诗艺术”“学识”和“历史”为一体。他倾向于承认各民族特有的文学传统;正如前面的引文表明的那样,他将各民族独特的文学传统视作“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他不说“在冰岛有文学”,而是说“有一种独特的冰岛文学”。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文献校勘,而不是文学史描写。在一条注释(第 55 页)里,他略带讽刺地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由一位他的同时代人来描述冰岛文学:

我们写了一些关于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亚洲民族的文学趣味的论文,我们将亚洲民族的文学与其他民族的文学做了比较。伊勒迄今为止的研究(第 2—6 段)也许能给我们时代的一位英雄诗歌诗人提供资料,让他来写一部关于冰岛诗艺术精神的论著;伊勒的研究还能给这位诗人提供机会,让他用自己的有效判断来降低众人为冰岛诗艺术所唱的高调。这两点对竭力反对崇拜冰岛人的历史学家非常重要。(第 55 页)

施略策认为古冰岛的“诗艺术”(Dichtkunst)不是他的同时代人赫尔德所说的民歌,^①而是一种发达的“艺术”。他划清了诗艺术与纯朴的民歌之间的界限,民歌由于缺乏艺术技巧因此不能称之为“诗”。在对吟唱诗做出了“浮夸文风”的评论之后,他援引了某些人的反对意见:“专家们”发现《拉格

① 赫尔德在其文章《关于莪相和古代各民族诗歌的通信节选》(载 *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 Hamburg, 1773)和他主编的《民歌集》第一卷(莱比锡,1778 年版)中引用了《旧埃达》的文本。